

動盪的

少

年

歲

月

劉
楊

——三年三度讀初一——

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動盪歲月中，十二歲到十四歲的我，三年三度讀初一。

所說的「動盪」，先是天災——水患；後是人禍——日本鬼子瘋狂地入侵中華。

一九三六年夏，不滿十二周歲的我，同哥哥一起高小畢業，而位於遼堂鎮小吳庄的近三十畝水田，卻在這時被突發的山洪沖下的河沙淹沒，不僅顆粒未收，還要雇人一擔一擔的挑走河沙，方能冬播。既花錢，又費時。僅靠在新市街上開個小店的父親，怎麼也負擔不起兩個兒子升中學。無奈之際，只好向親朋借債，讓大我兩歲的哥哥，先去襄陽升學，我到母校寶文小學復讀。哥哥到襄陽，考入省立第五中學。

一九三七年春節過後，隨同哥哥和已在十五中讀初二下的丁福興學長一起，去襄陽赴考。想不到五中、十五中的新生考試已經結束，使我感受到窮鄉僻壤消息閉塞的苦頭。哥哥和丁福興學長，都堅持要我留襄城，租居民

房並搭伙，復習功課，準備秋季應試。一個人「苦讀寒窗」，孤獨又想家，難以安靜下來。還未及月，恰好新市開藥店的王合義到襄樊買藥，把藥捆在新購的自行車後面，我留個條子就坐在自行車的前杠上，兩天走了一五〇里，回到新市，又到寶文小學復讀六下。

八月，再去襄陽，我和小學同屆的龔洪才，十五中的初試、復試均過關，一同入讀初一，著童子軍裝。校長是黃陂人黃繼忠，武漢大學畢業，教務主任、訓育主任和講課的老師，幾乎全是武大畢業生。

時值「七·七」蘆溝橋事變之後，日寇的獸蹄已踐入華夏，當年十月就占了武漢。十二月底，臨近期考的一天中午，正在食堂就餐，空中響起轟轟的飛機聲，同學們端著飯碗，正三架、六架、九架的數著時，咚咚咚的炸彈聲響了，樊城飛機場的上空，頓時濃煙四起……

寇機的凶殘肆虐，擾得人心惶惶，不可終日。課不能上，清早起來，就外出跑警報。我

們跑到城外的硯山上躲藏。雖有大肚子的俄式飛機不時地飛起又降落，也難安定人心。連著跑了幾天後，學生們紛紛離校，回到各自的家鄉。

一九三八年春節過後，哥和我都接到學校通知，要我們返校補考，繼續學業。由於時局不安定，經濟又困難，只我哥按通知時間去襄陽五中補考，去後不久，即隨易名為湖北省聯合中學鄖縣分校的原五中師生一起，去山城鄖陽。

我輟學留家。幸運的是，復興中學三月份就在錢崗鎮（距新市八華里）招生。我和龔洪才一起，第二次參加新生考試，許是我倆都讀了幾個月初一之故，榜示上我倆為第一、第二名，走在街上，孩子們跟在後面喊：第一名，第二名！

復興中學的校舍，是破爛不堪的娘娘廟。兩廂的神堂，排上條桌，就是教室。宿舍是娘娘殿，一排排的地鋪。可就是這樣條件十分簡

動盪的少年歲月

陋、生活起居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求學，復讀初一的課，日本鬼子也不容，於五月就大舉進攻，「掃盪」鄂北，占了棗陽縣城，迫使復興中學解散，學生們同家人一起逃難。父母帶著我和弟弟，牽著駝有簡單行裝和乾糧的小毛驢，逃到東鄉的大山中，和大樹下，石頭旁，散落著的一個一個小家庭為伍，過著啃乾糧，宿草地的牧民似生活。幾天過去乾糧盡，就只有挖野菜、找山果子吃，使我體驗到「饑腸轆轤」是個什麼味道。家住山下的一位老鄉，用布包著大米乾飯，上山找親戚，因和父親相識，就打開布包讓我兄弟吃點。我一點也不客氣，伸手就抓了一把。所辛苦日子只煎熬了八天，日寇的進攻遭到頑強抵抗而受挫，又撤回隨州、安陸一綫。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，就是在這次戰役裏，為保衛宜城血染疆場，為國捐軀。棗陽縣城光復後，散落在東山的逃難人群，很快就返回了各自家中。新市的老百姓們，又恢復了正常的生活。

新市鎮有東西南北四個寨門樓，共有二十多名鄉勇分別把守，以往是防土匪。日寇撤走後，在鹿頭區任區員的劉俠弱（新市劉姓望門），找到一位當過連長的人，到新市統領守寨門的鄉勇，人們都叫他張隊長。這位張隊長頗有文化知識，並有強烈的抗日意識。到新市後，先辦社訓隊，後在娘娘廟辦暑期補習班，有三十多名失學青年，多自帶槍支，到補習班學習。「近水樓台」的龔洪才、潘麒祥、李世旺、侯貴邦、黃德波、李桂生、李棠生、謝世安和我（都是新市寶文小學高小畢業），均置身其中。學科是講抗戰形勢、步兵操典、游擊戰術等；術科是軍事訓練、戰術演習。每天下午都在娘娘廟前的廣場上，由張隊長喊：目標——正前方獨立家屋——匍匐前進——射擊，我們就爬著向前進，做出射擊姿勢，喊著叭、叭、叭。還教唱不少抗日歌曲，如《游擊隊歌》、《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》、《到敵人後方去》、《丈夫去當兵》、《中國人不打

中國人》等。

沒料到的是，張隊長這些抗日舉措，引起鎮上士紳們的懷疑，他們深恐這個外鄉人張隊長（雙河鎮人），會把二十多名鄉勇連同補習班的三十多名帶槍學生，一起拉走。就暗自策劃，由聯保主任劉華昆出面，借請張隊長吃飯之機，繳了四個寨樓鄉勇的槍，補習班也被解散。侯貴邦不服，發牢騷，頂闖幾句，被關進西門寨樓上。他在裏面大聲唱：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，我們別給鬼子當開路先鋒，我們要為民族解放鬥爭……我們再不能自煎自熬……」

在鹿頭任區員的劉俠弱，對張隊長很賞識，對自家族人的作爲，很氣憤，但已無法挽回。在他升任平林區區長後，立即把張隊長找去，升任爲區隊附（原在新市是鄉隊附）。

一九三八年底，原暑期補習班的學生，相繼到棗南平林區找張隊長，由他荐送，翻過八萬山，到大洪山參加抗日游擊隊。一九三九

年三月，我背著父母，只帶了一雙草鞋，跟隨錢崗的肖明金，步行兩天到達平林店。在八萬山上一個破廟裏，見到了張隊長。他正和一些入議事。一位帶眼鏡的中年人問我：「你來做啥？」「去大洪山參加游擊隊。」「你多大？」「十四歲。」「還是個娃子，去了還要人照顧你。回去讀幾年書，再出來打游擊。」張隊長不開口，只是笑。其實和我同歲的李世旺，早已過去了，我不敢說。得不到支持，孩子拗不過大人，結果是乘興去敗興返，「出走」的期望落了空。

回到新市，正值洪琛領導的抗敵劇宣四隊也到新市。在娘娘廟對面的戲台上，演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。一位小姑娘唱：「高梁葉子青又青，九月十八來了日本兵，先占火藥庫，後搶北大營……」唱畢表演頭向後彎的功夫時，暈倒在地。她老爸不但去攙扶，反而掄起鞭子，狠狠地抽打。未料到從台下的觀眾中，突然跑出一個穿背帶褲的漢子，飛身上台大喊一

聲：「放下你的鞭子……」，觀眾無不驚奇，我則感到新鮮，有趣，只是那位流浪賣藝的小姑娘，餓得煞是可憐！

接著，鎮上又來了「棗陽地方工作隊」，隊長是謝芳州，均著灰色戎裝，打綁腿，任務是向殷實富戶徵集「麥包」（糧食），為抗戰籌軍糧。隊員中有我在補習班認識的吳希陶（錢崗人）、姜尙民（雙河鎮人），還有縣中的女學生趙金秀、李明珍等。為使民眾了解徵集「麥包」的意義，他們在娘娘廟對面的戲台上宣講，還演抗日話劇《秋陽》等。我常常去隊裏玩，很羨慕他們，很希望能和他們在一起。李明珍對姜尙民說：「來了好，《秋陽》的小三子，就不用我來扮小孩啦。」經姜尙民說合，得到謝芳州隊長的同意，我高興的不得了。可父親卻聽進了士紳們的「忠告」：徵「麥包」，得罪人，幹不得！父親堅持不讓我去，我哭著向外跑，父親在後面追，在南門外抓著我，脫下鞋子，狠狠地打我的頭……地工

隊走時，我被關在家中，「出跑」的希望，又一次告吹。

一九三九年夏，劉俠弱調回鹿頭區任區長，張隊長隨同，仍當區隊附。他又在鹿頭小學辦了個暑期補習班，輟學又無事的龔洪才、潘麒祥和我，都又去學習。學習一個月就結束，年紀大的就在地方上找點力所能及的事做。張隊長對我們三人說：你們年齡小，找不到合適的事做，還是去鄖陽聯合中學讀書好，讀幾年書再出來工作。分手時，還每人給五塊錢作路費。

一九三九年八月，龔洪才和我，在鄖陽第三次參加初中新生入學考試，被湖北省立聯合中學鄖縣分校錄取。因成績優異，插班入初一丙組（該組未滿額，原擬招幾名插班生）。同去的潘麒祥，考入私立兩郎中學。

從此，我離開了家鄉棗陽故土……以後的幾十年，一直在異鄉讀書、工作和生活……

二〇〇七年九月十五日